

工商联工作的回忆

顾百川

王兆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宝应县城重获解放，工商界人士满怀激情欢迎人民解放军驻宝部队。中共宝应县委为了加强城市工作，派潘益勤同志接管旧商会，并召开了全城商民大会，宣传党的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以安定情绪，并随即着手整顿组织。首先调查旧商会下属各行业同业公会和各集镇分会的情况。不到一个月，摸底工作基本结束，当即着手进行“宝应县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从此，工商联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积极宣传和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引导工商业者消除思想上的疑惧，积极经营，发展生产。

一九四九年三月，工商界在党的领导下，由各个行业组织，成立宝应县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共二十一人，推选大成商店经

理顾雍为筹备委员会主任。筹委会建立后，一方面领导工商业者认真学习和自觉遵守共同纲领和政府的政策法令，维护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协调劳资关系，搞好经营，发展生产。工商联筹委会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献粮、劝募寒衣等活动。

献粮运动。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工商联遵照县委指示，组织工商界人士，立即开展支援大军渡江的献粮运动。工商联筹委会委员、行业代表和职工中骨干分子，积极地广泛宣传“消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意义，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私营工商业户献出大米1852担。各行各业都不甘落后，你追我赶，按期完成了献粮任务。分行业整队敲锣打鼓，喜送支前粮至南门外大码头粮船上。

认购胜利折实公债。一九五〇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后，在党的领导下，工商联成立了“工商界认购折实公债分会”。根据实际情况，在量力、自愿的原则下，先按行业认购，后分户进行推销，全县工商户共认购折实公债13000分。其中棉布、南货、磁麻、酱园、京

广五个主要行业占全数百分之六十。只经过四天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上级所交给的认购任务。

劝募寒衣。一九五〇年工商业者响应党的号召，为了支援灾区同胞，积极劝募寒衣。工商联成立“宝应工商界劝募寒衣分会”，各行业成立劝募寒衣小组，边宣传、边劝募。在劝募过程中，工商联筹委会委员以身作则，起了积极带头作用，在两天内，全县工商业户自觉地献出了寒衣3154件，以实际行动，支援了灾区同胞。

捐献飞机大炮。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五一年工商界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展捐献飞机大炮工作，并成立捐献分会。经过充分发动，七天时间，就圆满地完成了捐献任务，共捐献人民币五万一千元。

开展城乡物资交流。解放初期，有些工商业者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得不够全面，产生了消极经营的思想，有的想解雇职工，有的抽缩资金，想使自己的企业早垮早好。为了鼓励工

商业者积极经营，发展生产。县政府于一九五二年号召各地召开城乡物资交流会，并组成代表团参加上海、南京、无锡、南通、扬州等地区的物资交流大会。我县代表团在各地交流会上，根据“实事求是、积极交流、有买有卖、互助互利”的原则，采取看样订货，分期交货和当面成交现货等办法，先后成交金额达一百〇二万元。政府对私营企业在各方面给予照顾。例如银行贷款幅度放宽，利率降低，期限延长，在交流会上购货、订货的还可以优先照顾，也可以全部贷款。这样，大大地鼓舞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他们想方设法扩大经营范围，繁荣了市场，活跃了城乡经济。

积极投入“五反”运动。解放后，大多数工商业者经过学习，思想觉悟逐步提高，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还有一部份工商业户拒绝改造，产生了“五毒”行为，破坏了国计民生。因此，党中央于一九五二年作出决定：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县工商界成立“五反”运动办公室，发动广大职工群众检举揭发不法商人的犯罪行为。

为，号召工商业者主动坦白交代，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从宽，投机商从严”的政策感召下，一些有问题的工商业者纷纷写了坦白书，知情者写了揭发信。当时共收到坦白交代书五百三十四件，检举揭发信六百七十二件。对那些拒不坦白的极少数人开展了说理批判，促使他们早日幡然悔悟。经过四十二天的激烈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既搞清了问题，又澄清了思想。这次运动，由于党的政策的威力，开展得非常顺利。对每一个在运动中有问题的工商业者，未作任何组织处理。广大工商界人士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克服了消极情绪，调动了积极因素，从而更好地服从国营经济领导，接受工人阶级监督，与“五毒”行为一刀两断，为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思想基础。

为了进一步健全工商联组织，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召开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二百二十人，历时三天，正式成立“宝应县工商业联合会”，会上经过民主协商，产生了三十九名委员，选

举了王品伯为工商联主任，朱锦秀为副主任。同年夏季推动工商业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当时山阳、曹甸、安丰、陶林、广洋、望直、夏集、芦村、柳堡等农村集镇没有机米加工工业，农民吃粮很不方便，对农业生产有影响。工商联配合政府做好说服工作，动员县城和汜水镇各家机米厂将一部份机械陆续搬运到农村去，为农民加工粮食，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协助税收工作。各行业公会都配有专人协助征税，专摺存储，专款专用。并建立一套完整的税储制度，分日储、旬储、月储，根据企业经营范围和业务情况，采取自报互评，确定纳税数字，对小型行业、小商小贩、手工业和夫妻店，采用按季度定额纳税。这样，既保证税收按时入库，又保证私营企业正常发展。

协调劳资关系。解放初期，有些工商业户对党的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不理解，产生消极经营的思想。有的老板还存在着职工监督过严，是故意为难等错误看法，就借故解雇职工，对职工采取停伙、扣发工资、关门歇业等手段，但也有少数职工方法有问题，有的无故缺席旷工，这就产生劳资关

系日趋紧张，根据这种情况，工商联与总工会共同协商，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凡遇劳资纠纷，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合情合理地协商解决，签订劳资协议书，达到双方满意，劳资两利。资方也从中受到教育，认识了错误，端正了经营态度，工人也提高了觉悟，协助资方搞好经营，加强经营管理，提供合理化建议。

一九五四年春，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选举赵联祺为工商联主任，高寿椿、高润生为副主任。这届的主要工作是：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根据“充分协商，自愿量力，合理分配，积极认购”的原则，采取先行业后商店，自报互评，协商认购的办法，在七天时间内，县城工商界共认购公债十二万元，全部按期交款。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毛主席对工商业者发出：“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号召。宝应工商界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清晨，敲锣打鼓，手执小红旗，兴高采烈地分行业排成队伍，抬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幅标语，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此来彼往，络绎不

绝，直至深夜，热闹异常。当天县人民政府就批准了县城六十三个行业，汜水镇三十二个行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计有四千〇九十八商业户，占改造行业总数百分之九十七，全城一片欢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百二十个报喜队、十四个贺喜队、龙灯、花船、腰鼓等文娱宣传队川流不息，家家商店张灯结彩，张贴标语，扩大装修门面，整夜灯火通明。一夜间全县私营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党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汜水镇工商界写了一副“一夜千年除旧，天明万户更新”的祝贺改造胜利的对联。实行公私合营是工商界新的转折点，是工商业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创举。

公私合营以后，工商联协助各行业搞清产核资工作。根据“从宽了结”和“增资退还”的政策，工商联与各专业公司联系，按行业成立清产核资小组，抽调专人，有计划地开展这项工作。合营前，不少工商业者为了争取参加合营，不但将自己企业财产认真清查，并将家属多年的积蓄、金银饰物拿出来增资，表示拥护公私合营。清产核资小组深入到每户进行复

查，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的精神，当退则退，对企业财产按值论价，对偏高或偏低的部份作了适当调整。对没有标准价的房屋、生产工具双方通过民主协商，得到合理解决。有关债务及以前遗留的一些问题，都本着“实事求是，从宽了结”的精神，予以妥善处理。对私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逐项过目。全县参加合营人数计七百九十三人，资金三十六万二千六百三十八元，经认真核实后，发给股票，并贯彻“赎买”政策，宣布按五厘发给“定息”。合营后，工商联积极做好调整公私方合作共事关系，接受公方代表领导，以利于企业的发展。由政府任命私方人员为公司一级经理、加工厂厂长、门市部主任等共有四十余人，工商业户深深体会到党的温暖和信任，从而安心工作，搞好企业经营。接着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传达省工商联代表会议精神，认清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会上选举赵联祺连任主任，高寿椿、高润生连任副主任。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斗争，工商界参加整风运动计四百一十八人，大鸣大放时贴出大字报一千七百四十六张，鸣放意见六大类，计

一万九千三百四十六条，民主讲坛二十四次。在整风运动中工商界错划右派分子的计十八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部得到了纠正改正。

一九五八年三月，召开了宝应县工商联第四屆代表大会，选举顾百川同志为工商联主任，徐受之、冯学信为副主任，会上产生二十七名执委。在这阶段中，工商联领导工商界人士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例如慰劳民工，工商联推派代表携带慰问品参加县慰问团，到二河闸、马棚湾、灌溉总渠、斗龙港等处工地，慰问民工，为兴修水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举办工商界生活互助储金会。公私合营以后，有部份工商业者和三小商业人员，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家底薄、工资低、孩子多、负担重，在生活上确有一定困难。根据省工商联指示精神，于一九六〇年成立“宝应县工商界生活互助储金会”，开始办理这项工作。互助金的来源，在定息中提取百分之十作为基金。对困难户分两种办法解决：一是按月给予定期补助；另一种是不定期一次性补助。

除了经济上补助外，同时把困难户家属组织起来搞家庭副业生产，编蒲合、打柴帘等，工商联主动帮助他们解决资金、原料、技术、生产场地、销售等问题，采取这些措施，既使受惠者解决了生活上困难，又发扬了工商业者之间友爱互助的精神。

县工商联不仅抓了县城的工商界工作，而且在汜水、夏集、芦村、射阳、天平、安丰、曹甸、望直、泾河、山阳、黎城、涂沟、金沟、吕良等十四个农村集镇，设立了工商联分会，每个分会有工作人员一到三人，在当地党委和供销部门直接领导下，在县工商联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县工商联除每年召开两三次会议外，并经常派员下去检查了解各分会的工作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和实际问题。

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胜利完成，但人的思想改造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此，工商联工作重点放在抓学习上，首先建立学习组织，制订学习制度，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时政学习班、学习讲座、报告会、座谈会，有系统地进行学习。举办时政学习班，分两种形式，一是不脱产学习，每周一、三、

五学习六小时，主要对象为在职人员；一种是半脱产学习，参加对象主要是工商联委员、行业代表、工商界骨干、分会主任，分期分批进行轮训，每周五、六十人，一期七到十天时间。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令、形势和任务、党的中心工作等。每期学习班都请县委宣传部领导同志作辅导报告，学习结束时，每人写一篇学习小结，总结学习收获，谈谈学习心得体会。

除了县工商联举办学习班以外，省、地区工商联还举办各界人士政治学校。我县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四年，每年都推荐工商界领导成员参加省、地工商联政治学校学习。几年中，前后去省内学习的有八人，去地区学习的有六十四人，另外去太州市工商联学习班参加代培的有十人。文化大革命以前还不定期地经常举行报告会，请县委、县人委负责同志做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结合工商界实际情况，进行学习讨论，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提出“顾一头、包一头”的办法，即顾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一头；包工商界物质生活、福利的一头。这样，有力地推动工商业者在合营企业

里，和职工同工作、同学习、同劳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自觉地奉公守法，遵章纳税，买卖公平，端正服务方向，走上商业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轨道。县工商联还主动地帮助各个工商联分会把商业网点延伸到农村偏远地方去，方便群众，以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总之，建国后的宝应工商联工作，搞得是活跃的，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各项中心工作，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工商联组织遭到了冲击，工作亦即停止。

解放前宝应工商业的情况

顾百川

解放前，宝应民族工商业与全国各地一样，受着封建地主、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严重压迫、束缚和摧残。

宝应旧工商业是相当落后的。一九三〇年左右，当时，县城仅有规模较小的手工业作坊、砑坊、铁匠铺、竹匠店、箍桶作。另外还有三、四家木机织布，都属于个体经营，手工操作，生产量极低，一家带二、三个徒工学艺，根本没有机械工业。一九三七年抗日前夕，加工工业稍有发展，全城先后开设了刘同裕、蔡元丰、同和、朱鼎盛、慰农、德丰等六家机米厂。在商业方面，当时，规模比较大的商店，有南恒盛布店、仁和生中药店、仲德和酱园、鼎豫恒南货店、成万和布庄、成万和钱庄、协济当典等，这些商店都是地主豪绅经营的，他们指派亲信当“经理”，负责总管，掌握“三权”（人权、物权、财权），安排自己

的亲属做司帐。雇用职工当外勤、做后作、站柜台。职工待遇很低，初进店时，先要交数十元押板金，学徒三年每月仅拿十元左右的零用钱。三年满师后，工资稍有增加，但也仅够糊口，更没有医疗、退休、劳保福利的享受，生活贫困的职工只要三年满师不辞退，认为一生衣饭碗到手，也就满足了。

另有一些合资经营的中、小商店，还有代客买卖的牙行，如粮行、八鲜行、猪行、鱼行、草行等。以上这些手工业、商店、牙行、个体经营者，构成了旧工商业体系。旧工商业者的本质是唯利是图，对外挂着“老少无欺，公平交易”的招牌，实质是干着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的勾当。尤其遇到水旱灾害，更是他们发财致富的良机，所谓“大水漫一漫，财主窜一窜”。记得一九三一年大水泛滥时，运河东西两岸均成泽国，广大农民锅灶被水冲毁，需要购黄泥锅腔子，水退后，搞生产自救，捞鱼捕虾，又要麻布做网。因此，锅腔子、麻布等商品，一时紧缺。商人以奇货可居，都成倍加价出售。如潘慎昌磁麻店就是发大水财起家的，顿时买房置地，从一般商店，

一跃成为资金雄厚的宝应最大磁麻店。

旧社会工商业同行之间，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损人利己。俗说：“同行是冤家”，虽系至亲好友也是认钱不认人，生意上是卖本不卖路。“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尤为突出。大的工商业户，如成万和布店、仁和生中药店、仲德和酱园、汜水田宝丰烟店，他们资金雄厚，活动力大，拥有大量物资，既做批发，又营零售，市场上货源少就涨价，来源多就杀价。低价收进，高价出售，是他们唯利是图的主要手段。这些大的商业户，基本上垄断了整个市场。那些中小商业户，本小利微，货物不全，受大商业户涨价跌价的影响，多数人家跌跌爬爬，小店越开越小，再加之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币制贬值，形成通货膨胀，卖出的货补不进，俗说：“早上卖一匹布，晚上难填一家人的肚”。有的借债进货，赚来的钱，也不够还利息。小本钱哪里经得起这样的“风吹雨打”？最后只落得个关门倒闭，倾家荡产，甚至悬梁自尽的悲惨结局。宝应旧商业你争我夺的情况就象电影《林家铺子》中所描写的一样。

旧社会宝应田赋内幕

以 知

宝应素称水乡。运河以东，虽有膏腴之地，但多沼泽；河西滨临高宝湖，位洪泽湖下游，常遭水患。旧社会统治者，政治腐败，不修水利，旱涝虫害，灾荒频仍。

宝应田赋，最早河东分九铺二十四庄，河西分九庄，分上下忙征收漕米。后全县划分为七个地区，许多乡镇名称改换，但旧庄名迄未变更。田地有被洪水淹没者，即报灾免征；而垦荒成熟者，从未升科（不报征收田亩）。各花户（即业主）往往由图书飞洒寄柜，册籍非常混乱，积弊很多，虽有“清赋归庄”之说，却未见实行。宝应田赋差事，是世袭制。我家几代人都搞过田赋，我的祖父做过图书、柜书、父亲做过柜书的大先生，我的哥哥做过图书，我也做过田赋主任。现将旧社会田赋情况及其内幕简述于后：

一、田亩。分京田、减田、时田（时田十